

四  
書  
解  
瑣  
言

四書解頊言卷四

青浦方祖範香宇著

受業門人參訂

男春熙虎泉

編次

恩普郇如

孫宗純心一校

孟子下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毛西河言正者證也。準也。五聲統二變。五清有十二層聲。必造十二層之管以合之。彼此準合爲證明之解義亦可通。然謂正字無集註節字義。六律非節五音之物。

則誤認節字如祝椿節樂之節只一器之用不知節本活字節制也驗也五音之高下無形六律之長短有形以有形之律堯乎無形之音而制其過六律之長短有定五音之高下無定無定之音憑乎有定之律而驗其合此所以爲正也而準字證字之義該之矣。

堯舜之道道字與上聽明巧一例與不行先王之道道字有別固當指仁心說然仁心字在下所謂道者如天好生堯舜本於所性生來自有運用不窮的道理

聖人人倫之規矩人倫有常有變聖人有經有權經以處常猶

矩之爲方。權以處變。猶規之爲員。至是至極。亦是恰好。

引孔子之言。雖曰道二。正是說道一。不是仁。便是不仁。別無中立一途。舉其二以證其一。無非要人法堯舜而已矣。三字在孔子口中。尚有對面不仁一層。孟子引來。只是必法堯舜以盡仁。與上節而已矣。一箇意思。

天下國家。恒言只箇圖說。話自孟子推言之。卽其序而本見焉。然本之中。尤有本則身是也。身者家之型。身不修則家不齊。更何以推而及於國與天下。恒言却未之及。孟子推論到此。更爲指點出歸根用力處。

家之本在身。此本字。比上二本字。尤重身者。天下國家所取正焉。則卽爲天下國家之本也。是一箇總本。

惠迪吉。從逆凶。順天逆天之旨。已見於虞書大禹謨。而修德以回天。此理自孟子發之。唐李泌君相造命之說。蓋本於此。是以隨遇者順天。而以修德行仁者順天。豈徒曰聽天所命乎。

離婁前八章。凡言仁政二章。至五章。註皆承上章而言。此章開口說不仁者。可與言哉。是亦從上章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唱。嘆而入。蓋旣不仁矣。而與天下爲敵。是危也。苗也。所以亡者也。乃不仁之君。方安焉。利焉。樂焉。雖有忠言讜論。欲救其禍。而

本心既失昏不知也故卒不可與言通章語意危悚激切惕以其危其苗其所以亡而反覆明其自取雖曰不可與言正是警之而望其能聽言意蓋必有爲而發

嘯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一以爲不可居不可由一以爲不能居不能由兼自暴自棄說雙峰饒氏新安陳氏專就自棄者言非是

在爾在易豈蒙引謂論道術因是然求遠求難應不但指當時邪說功利爲言蓋人情忽近而圖遠舍易而就難自是好高者通病而不知道本不遠於人親親長長孟子特就各人身上指

示根本。令下實地工夫。若異端邪說。楊墨孫吳申商之徒。畔道而亂天下者。又非只求遠難之謂。立言之意。亦不專主人君倡率教化。平天下。雖是人君之事。此章但論道理。恐人嫌其淺近。故說天下平。亦只是這箇。却不謂士民衆庶。無天下之責者。可自外於親親長長。

思誠思字。蒙引謂是要做工夫。其工夫實際却在誠字內。愚按中庸誠之。孟子思誠。本無二旨。思字是用力字。工夫實際卽在思字內。

求也。爲季氏章前一節。從富國引入強兵重善戰者之罪。富強

本各開說章末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則富國亦以強兵盡地  
之力以爲峙糧芻茭之供次之卽次於善戰同在不赦之律也  
總併入善戰見其罪之甚重

耳。目。口。鼻。皆。以。形。用。而。目。之。睥。子。則。形。而。神。也。心。有。所。注。而。睥。  
子。卽。傳。之。不。管。人。要。掩。不。要。掩。當。前。悉。形。現。出。來。所。以。爲。良。  
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  
學。又。奚。問。焉。此。論。或。未。確。詔。以。學。詩。學。禮。卽。是。所。以。教。其。子。惟。  
孔。子。自。教。陳。亢。所。以。有。異。聞。之。問。後。世。亦。但。傳。子。思。受。業。於。曾。  
子。未。聞。伯。魚。之。受。業。者。何。人。也。蓋。以。正。不。行。原。就。常。人。之。爲。父。



子者言豈所難於孔門賢子哉。

不失其身者常見得此身爲父母之身是以戰兢臨履不敢毀傷守身處卽念念不忘父母處故爲能事其親。

說統守身內含養志意思按養志內自包得守身意蓋前二節言事親守身只泛論道理不粘着曾子或雖能守身尙算不得養志必如曾子之事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直無一時一念不在於親守身養志原無二理能養志則守身在其中矣故末二節但言事親不更及守身。

格君心格字徐氏謂物之所取正或問小註以爲如合格之格。

疑。此。是。感。格。之。格。大。人。道。全。德。備。積。其。誠。意。自。能。潛。孚。默。化。况  
又。朝。夕。納。誨。若。啟。若。翼。以。牖。其。明。故。君。心。之。非。自。有。以。感。格。之。  
求。全。者。砥。節。礪。行。欲。爲。完。人。全。是。全。其。德。全。其。行。非。但。欲。全。其。  
名。集。註。求。免。於。毀。此。須。善。看。謂。求。免。于。可。毀。之。實。而。道。高。德。修。  
或。疑。之。或。忌。之。反。因。以。致。毀。故。爲。求。全。之。毀。

正子從子敖之齊原非本意當時孟子在齊子敖求通無自思  
得正子爲作合之緣因糾合同行正子只以其情難却竟從所  
請耳而本文以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言若正子自去從子敖  
此春秋書法卽爲正子罪案

南軒張氏謂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受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  
得見其師讀者不察遂疑正子從子敖來齊卽館於子敖之家  
不知此正言恐其受制不欲館於子敖之意正子之不卽來見  
固明言舍館未定矣豈得謂既館於子敖而不能早見其師  
其揆一也其字屬聖人揆字粘屬其字註度之而道無不同自  
是聖人之度量事物者只一箇道理所以無不同也翼註要在  
兩聖字上見其揆之所以一處己山謂一處在聖所以一處在  
知聖者之能揆揆字屬他人者非

平其政與聽政不同聽政是攬其政之權平政是持其政之體

謂之平者如度物之有矩而無偏無陂如稱物之有衡而不俯不仰平則公平則正所以可大

本是中也教不中才也教不才不曰教而曰養以養字易教字最好教者啟迪訓誨便有責成意思養則從容寬裕默奪潛移俟其久而自化如農之養苗一般播種封植灌溉滋培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到這時候無有不成熟者則養之之道得也父兄之於子弟亦若是焉已矣

不爲有爲只在一時不是有不爲以養有爲之氣話頭照註重知所擇意此是非邪正公私義利之辨如有兩條路在此不向

東邊路上走，纔向西邊路上去。

仲尼不爲己甚。南軒張氏引孔子答陽貨見南子以爲證。固是而義有未盡。蓋如伯夷之清而隘，柳下惠之和而不恭，便是己甚。孔子則適如其本量而止。清不必如夷，和不必如惠，何有己甚耶？楊氏言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又須知本分之內亦無不至處。當以中字作骨。

赤子之心是良知，不失其赤子之心是致良知。此當與不學不慮章參看。孩提知愛知敬，而不由學慮，是赤子純一無僞之本心。大人通達萬變，只從純一無僞充廣得來。雖到無所不知能。

亦是純一無偽。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本文補良知良能。章末備之意。集註擴而充之最得。孟子立言微旨。蓋不但以守其本。然者爲不失。而以能充其未至者爲不失。要見學慮不可廢。後世講學。姚江以致良知標宗。良知實理。致字實功。的是聖賢真傳。惟以解格物致知。却非本旨。而論者遂詆以爲禪。則過矣。論語說博約。孟子加詳說二字於中。詳說正由博。反約緊要工夫。卽首句博學而詳說之。語氣便側。注詳說下句。亦不但言反約而言。反說約是從說之詳。而說到約處也。古人所以重講學。反說約與約禮不同。約禮是踐履邊事。反說約則從學之博說。

之詳尋究出箇道理源頭來是知上事尙未及行

君子恥過情之聲聞故字從上無本之水涸可立待來原是恥其不繼然以君子爲己之心縱使名可常繼亦自可恥恥正恥其無實

君子之存存幾希於庶民卽存人類於天下在上則道行而存之有其事在下則道不行而存之有其言要以一君子之存存衆庶民之去使人心之入於禽獸者復還其爲人心

允執厥中旣自堯而啟其緒故溯道統必推本於堯危微精一尤自舜而折其幾故言存心則托始於舜

由仁義行亦即在人倫庶物上見

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極精深微至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既似  
淺近須知此從聖人心無不存來即人道危微之旨却非淺近  
執中固貼行政說然中兼體用不得謂未應事以前無存心工  
夫也。虺詁曰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傳云義禮者所以  
建中者也。以禮制心則不偏不倚而中之體立以義制事則無  
過不及而中之用行。

不泄不忘總見聖人存心嚴密無一處不到分言之則邇曰不  
泄遠曰不忘然正不是截然分開邇從遠處收轉入來見雖易



狎而猶不泄。遠從近處推廣出去。見雖易忘而猶不忘。纔是遠  
邇皆到無一毫罅隙。

兼三王施四事。不惟繼志述事而且監夏監殷。亦有集羣聖之  
成意。全節重思字於不合而求其合精神無間于三王。此因革  
損益我周制作之善。所以比前代爲獨隆。總要見禮明樂備由  
聖人心思貫徹無不從天理上體貼過來。

此章歷叙羣聖雖偶舉一事皆見憂勤惕厲之心。集註天理之  
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二語最爲警悚。可見天理一刻  
不存則人心便死。孟子示人以人禽之界。朱子又惕人以生死

之關同一救人心意

平王以後不盡無詩。但黍離揚水王者之政教不行。故雅降爲風。而詩亡。詩亡。斷主雅亡。隱公以前亦有春秋。而孔子之筆削。則自魯隱公元年始。此春秋所以繼雅詩。繼詩卽維王述。輯語必謂春秋是繼王述。不是繼詩。則孟子當日竟可云王者之述。熄而春秋作。詩亡二字直成贅語。至於孔子繼羣聖之統。春秋一書不但不是繼詩。亦豈止是繼王述哉。

有以變風終於陳靈。解詩亡爲風亡者。不知本文言王者之述熄。而詩亡。明是雅詩。若東門日出諸篇。曾何關於王述。而可謂

變風之亡爲王迹之熄乎

六經皆傳心之要。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直援舜禹湯文武周之  
統者。序書贊易刪詩定禮皆是。而此獨舉春秋。何哉。繼往聖開  
來學道在六經。撥亂世反之正功在春秋。拔人心於禽獸莫要  
於春秋也。

私淑諸人人字不可泥。猶子貢云文武之道在人。夫子焉不  
學而亦無常師焉耳。人固是子思之徒。然曰私淑則或未必如  
史記所云受業者。此正孟子於間風興起之下。以道統自任。直  
接尼山一段至意。爾也。字相連相屬。心馳神往。穆然意遠。

存心四章當與治亂章參看治亂章就治化上說易亂而爲治  
關乎天下功甚大存心章就性理上說存其所衆去係平人心  
理甚微實則以人心之去存爲天下之治亂只一箇道理幾希  
去而庶民同於禽獸卽天下所由亂也幾希存而提出人心於  
禽獸卽天下所由治也

天之高星辰之遠高與遠有別不是天在上至高而星辰之麗  
天去下至遠遠亦高之意高以上下言是直說遠以四極言是  
橫說天象周環如蓋爲辰十有二星則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  
名者三百有二十爲星二千五百總星辰躔次所占之度盡周

天三百六十有五而遙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一度餘東西相  
去亦一百八十餘度測天之文有三垣兩界八紀九野二十八  
舍星辰環布周列象天體之轉圜而極遠廓之勢所謂星辰之  
遠也此與常解不同然自是一說可存

妄人何難似將橫逆撇開只不與校便了不知君子到此更放  
開心胸不但包容這箇直欲化得天下使無妄人者而後已此  
前三自反工夫又進所以下節君子有終身之憂用是故兩字  
直接憂不如舜則必如舜乃已終身如是憂終身如是存心也  
禹稷顏子一憂民之憂一樂己之樂從古未有舉而並論者孔

子雖皆賢之。亦尙各開說。孟子乃卽孔子賢之之意。合而斷之。曰。同道道同者。心同理同。而其出其處事。正不必盡同事之所。以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隨其所處之地。以各盡其理。則事之不同者。正不害其爲同。故易地則皆能爲之。而謂之曰。同道。求富貴利達情狀。借乞人寫出乞人情狀。又從其妻眼中。看出運實於虛。此孟子文章入神入妙處。正不必當時果有是事也。惟正意已於齊人一節寫足。故下只以所以求三字。該之在他。人不知其可恥。特不堪爲君子觀也。君子持身素正。見理甚明。從冷眼中。熟察情形。以爲此正與乞人類耳。比照確切。不嫌刻。

深。

帝○之○妻○舜○而○不○告○謂○帝○亦○不○使○舜○告○却○自○以○二○女○之○將○續○于○虞○  
者○命○瞽○瞍○堯○既○以○君○命○臨○之○故○舜○遂○可○以○不○告○而○瞍○不○敢○逆○堯○  
之○命○卽○亦○不○得○禁○舜○之○娶○此○堯○曲○爲○舜○地○也○程○子○以○君○治○之○之○  
說○自○確○當○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語○是○補○孟○子○未○備○之○意○而○  
子○爲○是○說○是○補○程○子○未○備○之○意○以○君○治○之○若○非○堯○先○命○瞍○竟○似○  
瞍○不○得○與○知○此○事○者○情○事○猶○爲○未○合○已○山○所○以○云○有○以○處○堯○反○  
無○以○處○舜○也○謂○帝○自○以○釐○降○之○意○命○瞍○蓋○卽○程○子○之○說○而○引○伸○  
之○於○義○始○足○

瞽瞍使舜完廩浚井。程子與司馬氏蘇氏皆辨其無獨。林氏謂其有。愚以爲或帝女釐降以前于田號泣時事。當觀型下嫁之時。瞽象已自感化。書所謂烝烝乂不格姦。豈至此而復萌殺舜之心。林氏又以爲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于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卽此焚廩浚井之事。盍亦思克諧烝乂爲岳薦舜之言。四岳薦之堯乃妻之。林氏旣以此事實書語。則二女嬪虞自在焚廩浚井之後。前此媯汭未降。豈得云二嫂治其棲。此不獨可証萬章所引好事者之誣。亦見林說之支離而附會矣。



雙峯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倘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非無。愚意不告猶告。孟子固嘗言之。當非無據。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惟其一誠無僞也。而謂以僞行于弟。乎。自舜視之。天理常在人心。鬱陶思君之象。便是柔。又不格。姦之象。而豈忍料其弟之必以僞來。故象自僞也。舜自誠也。天理中。之人情。是眞人情。信象只信道耳。

瞽瞍使舜完廩浚井。孟子弗辨其事之有無者。朱子謂學者只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不足深論也。至堯瞍朝舜之說。悖理變常之極。固不得不爲置辨者已。但成邱蒙見識淺陋。姑弗與言理。

而但舉其事以正之。堯者舜攝則自無臣堯之事。尊養既至則亦無臣父之事。其事既明而理自定。齊東野語豈可以誣聖人。堯以天下與舜自是實事。載諸經傳本無可疑。萬章之問是謂堯不以天下私子。於此見堯德之至。卽爲下章不傳賢而傳子。至於禹而德衰。一問張本。孟子却以否字撇開。尋常見解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發從前未有之議。此非故爲翻案也。受天命者爲天子。天與固是確論。而又非如後世符命之說。假借附會以欺愚賤之耳目。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與卽是天與。固非一人之私。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詞甚嚴理甚正。憑空

下此一語。聖人心事。昭如日月。使後世奸雄竊神器。妄生覬覦者。不得藉口於堯之禪舜。

堯之禪舜。必諸艱歷試。天人皆與。然後以天下授之。孟子所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者。自是千古定論。舜之讓於禹也亦然。斷無有功德不建。天人弗與而輕以天下付之者也。乃如莊周及遷史所傳。有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而逃之潁水之濱。箕山之下者。其後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亦不受而逃之。無論典謨不載。事本無稽。揆之於理。必不然矣。夫許由善卷。生中天之世。而逃世絕人。以自藏其拙才。不能過夷夔德。不能並稷。

契而堯舜漫以天下授之。是堯舜之讓天下。不易於舜禹而獨  
易於許由善卷也。豈足信哉。後之學者。言必本於經事。必衷諸  
理。當力破從前謬悠之論。以開萬世之惑。幸勿爲其所欺焉。  
舜之有天下。分明繼續於堯。堯不能與。將孰能與。然則舜有天  
下也。孰與之。萬章此問。見得還是堯與耳。

天之不能命舜。萬章豈不知之。又故爲此問者。大道杳渺昏默。  
諒不自爲命舜。將何從見其爲天與。要見得天與無憑。則仍是  
堯與。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二語。道得聖人心事。出千秋

萬世之天下官家異局堯舜禹授受無私之意昭然如青天白日通章大意已盡末引孔子之言其義一也所謂義者卽奉天無私之心而已

外丙仲壬二年四年朱子以趙氏說列於前自以趙氏之說爲長如程子說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是仲壬長於外丙不應先外丙而次仲壬矣十干之次先丙後壬自應兄爲丙而弟爲壬外丙方二歲仲壬乃四歲何以稱焉惟以外丙仲壬繼湯而立二年四年故於太甲以前先叙此二句不然天下未立而死太甲以嫡孫承重繼祖便可接入太甲此二語不爲贅乎若謂

商家兄終弟及外丙仲壬特以二年四年而不立爲中間補義。則當思太甲嗣湯而立爲承祚繼統第一人。兄弟以次相傳。前此未有之事。而何必言乎兄終弟及蓋自外丙仲壬始。

伊尹耕莘樂道。本文明言樂堯舜之道。自應緊貼堯舜說道。指精一執中正已正人之道。後時覺斯民正天下堯舜君民之業。本領在此堯舜以道治世。尹以道治身。堯舜行其道而巍巍不與尹守其道而巍巍自得道無異道。其所以樂實從躬備堯舜之道來。

天下千駟一介之不取。與根底全在樂堯舜之道。堯以天下與

舜舜受堯之天下皆是道尹於此辨得精見得透千駟一介事  
有大小道義無大小也

既曰非義又曰非道雙峯謂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  
言但此處非義本是非理必又言非其道者非義卽非堯舜之  
道也見尹無時無事不折衷堯舜之道

彌子欲邀孔子爲主而許以衛卿小人之見則然矣獨疑子路  
何以告也豈謂聖人堅則不磷白則不淄公山可往佛肸可往  
陽貨可見彌子亦無不可主耶君子守身之法子路平日持之  
最堅其不爲衛卿動也明甚特欲藉是以觀聖人所處耳

宮之奇百里奚並爲虞臣。何以奇當諫而奚可不諫。想是二人所見略同。凡奚所欲言奇已先言之。而公不聽。則奚雖諫。虞公必不行。故不諫而去也。是宮之奇諫一句正百里奚可以不諫緣由。並非閒文。

孟子卑管仲之功。而此章盛稱百里奚之賢智。豈百里奚相秦之業勝於管仲哉。百里奚卽管仲之流亞。顧其不能致主於王道前。既於管仲言之。故此可無深論。第卽其知亡知興。相秦以成霸顯。不謂之賢與智不可。而世乃爲食牛千主之說。以污之。知其必不然矣。此誠范氏所爲出處之大節。孟子所以不得不



辨

割烹三章。尹氏謂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如萬章之徒。轉相傳述。而信其言。固是以不正之心。度聖賢。至好事者之造。爲此說。直硬裝聖賢頭上。以自遮蓋。以自解嘲。乃是有意污穢聖賢。

孔子仕止久速無意無必其動也。天所以爲聖之時。春秋冬夏各以其序。天之時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聖之時也。伯夷有清的意思。伊尹有任的意思。柳下惠有和的意思。孔子惟無此意思。故時而出之。

時字有變化。從心意集字。有包舉統貫意。就道理固以無不備。故能當其可。時字原是從集字出。然兩節界限。集字却又跟時字來。

是章書雖曰其詳不可得聞。而大綱已自講舉爵以位定祿以田分尊卑。上下之等多寡厚薄之差秩。然不可素見。孟子深明禮制。趙氏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尹氏曰。孟子精通於易。程子曰。由孟子可以觀易。又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吾則謂孟子尤善言禮。按七篇之中。如所爲井田學校封建制祿諸法。皆能挈其綱領。此正孟子真經濟大學問得遺聞於文獻無徵。

之曰實而可見諸施行者世或疑其與王制周禮不合不知周禮本爲托之書王制亦出漢人之手故程子云禮書難盡信南軒謂當以孟子爲正則謂孟子尤長於禮也自無不可此當與問爲國章參看彼言授產而及制祿此言班祿而及耕者之受田見井田與封建相表裏

直解云通章是述周室班爵祿之略以天子爲主言爵以天子一位句領起蓋天下之爵自天子班之也言祿以天子之制二句領起蓋天下之祿俱自天子班之也節節把天子作主見得名分凜然不可僭越固是恩意提起天子領天字作主尤見

奉天無私之意。天下非天子所能獨理。故建侯設官而爵以定。天下非天子所敢自私。故分國授采而祿以分。班爵祿之制。必自天子始者。班之天子。實班之自天。天子者承天之道。天位天祿。與天下共之。而尊卑小大。罔非天之所定也。

仕非爲貧。章似爲爲貧者言。意實不爲爲貧者言。見居高位而立朝者。必當行道。不可自託于爲貧。以首末二句爲主。首句仕非爲貧也。已是說煞。而有時乎爲貧。原非正理。不是竟撇開上句。轉入下句中。三節言是爲貧。必辭尊富。如孔子之爲委吏。乘田方是。若居尊富而不行道。正屬可恥。卽以繳轉首句之意。至

位卑言高之罪。乃特借以相形。引起末句。人因中間說爲貧處。多。遂。謂。重。爲。貧。非。也。尹。氏。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挽。轉。首。句。正。與。愚。意。有。合。若。重。爲。貧。則。二。句。應。倒。轉。說。居。尊。者。必。欲。以。行。道。爲。貧。者。不。可。以。居。尊。

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是使者既出之後。作自忖自度語。蓋子思不悅。只心裏邊不悅。古賢人斷無對君使而不足于君。明言不以人禮待己者。卽探使者出詔大門之外。亦要看得好。但不受而無殷勤款接之意。便似麾而出之耳。焦漪園曰。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

蒙引依左傳所謂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者皆是田獵時  
招但傳云弓以招士此士以旂不同耳愚按士以旂指已仕之  
士招卽名車乘弓招是未仕之士以車弓往聘猶詩云素絲夏  
馬也招非名蒙引欠分曉

尙論古人舍詩書不得但堯詩書不得故又要論世知人論世  
不平頌讀本是要知人論世亦是要知人意重知人能知然後  
能取而可爲尙友總歸結到取善上

賁戚易位三仁不能行之於紂蒙引謂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  
干箕子之地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矣竊疑此有未

必○然○者○湯○武○惟○爲○異○姓○諸○侯○天○下○人○心○之○歸○往○故○能○以○仁○伐○不○  
仁○使○其○處○比○干○之○地○而○威○權○在○紂○豈○易○得○而○制○之○耶○至○於○孔○子○  
稱○微○箕○比○干○爲○三○仁○謂○皆○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則○  
使○孔○子○而○處○此○亦○若○是○焉○已○矣○安○在○其○必○易○位○也○

異○姓○之○卿○去○有○去○位○去○國○不○同○君○之○過○無○關○宗○社○之○存○亡○者○只○  
去○位○而○已○如○螟○蠃○致○爲○臣○而○去○是○若○宗○社○存○亡○所○係○則○并○去○其○  
國○矣○如○宮○之○奇○百○里○奚○是○

翼○註○告○子○論○性○病○在○爲○字○故○孟○子○累○從○爲○字○生○出○戕○賊○字○以○折○  
之○又○須○知○病○根○在○以○杞○柳○喻○性○謂○人○性○本○無○仁○義○也○告○子○不○識○

性難與極本窮源故只就他爲字折辨爲字既折倒則其以杞柳喻性本源之悖戾亦自見矣

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告子本意謂是拘轉人性而爲仁義仁義卽伐性之斧斤也若以爲戕賊人性正渠本意卽正告以非戕賊人之性此理告子亦未易明惟卽戕賊人以反詰之則人如何可戕賊爲仁義亦自無戕賊人之理而告子之說窮矣

生之謂性告子原只就人說但以生爲性知覺運動人與物自同集註兼人物言是隱攝末一節意在內



告子論性四章或問孟子亦傷急要他倒己意却不曾詳說告子未必服須知告子堅僻自是方欲自豎旗鼓以與孟子之言爲敵故將自己所見直陳於孟子略無折衷疑問之意到得論之既窮却又屢變其說以求勝而不知所反所謂不得於言勿求于心者也孟子故不與深言只就他差謬處折倒便住然卽端水章言人性之善已將性善說與他了生之謂性章辨生不可以爲性則生之理爲性亦自在言下

行吾敬三字明白簡括義之在內一語已自了徹集註更下一心字敬不是外面儀文直從心出有此一字而義內之旨益顯

孟程論才不同集註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愚按孟子論性而及才未嘗不兼氣稟蓋才者心之精英主張發揮性情所謂良能者也理在氣中性情才一絡索所以性善則情善而才亦善如人爲不善亦且有爲不善之才在天降才之初本可以爲善而人自不爲善孟子轉就反面托出正意雖是幽厲叟象與紂只人自要爲不善而不當指此以咎才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正從受形成性理氣合一源頭說下論至此始爲微不至若使爲不善竟以氣稟言之又何以破三說之謬哉

心之所同然者不是以此人之心求合乎彼人之心也惟人心各有理義只各就其心見以爲然便人人並以爲然卽聖人之心無不以爲然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焉此心此理無不同也千古世之上千古世之下有聖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心爲主氣爲輔心存則氣自清氣清則心益存心藉氣以養工夫緊要處只在操存操存要使且晝之所爲有以接續得夜氣平旦之氣當與易復卦泰復冬至陽生卽一歲之平旦氣

清明即一曰之天良來復同是一箇道理。

心本不可言消長。所以消長者。人心之仁義也。仁義存於人心。仁義之消長。即人心之消長也。消長二字。但說心不得。註言人心自是仁義之心。心在乎仁義。是爲操。卽爲存。爲入氣。自清明心得所養而仁義之心日益長。心違乎仁義。是爲舍。卽爲亡。爲出氣。便昏濁。心失所養而仁義之心日益消。荆川云。心具乎理。而乘氣以出入。

人當本心。既失之後。誰復知。舍生取義之心。是吾固有者。故前四節反覆言之。以明其必有中二節。重人皆有之。句。行人乞人。

不受不脛正以其皆有是心故也。當此生。死關頭。雖死而不受。此心真若可憑。乃忽愛無禮義之萬鐘。是心爲萬鐘所動。頃刻轉變。前後頓若兩人。遂使人人皆有之心。獨讓賢者以勿喪。非失其本心。而何末句是通章結穴。此之謂三字如呼寐者而使覺。晨鐘一擊令人驚起。

嗚。蹴。之。簞。豆。雖。死。不。受。是。危。迫。之。際。良。心。激。發。與。乍。見。入。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一。例。朱。子。嘗。以。能。讓。千。乘。之。國。一。節。與。此。對。看。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是。已。動。於。萬。鐘。者。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語。似。可。商。雖。死。不。受。者。正。其。羞。惡。之。本。心。

發現並非小處。遮掩忽動於萬鍾者。乃是厚資當前。致喪失其。固有亦非所謂大處發露。

物之自外至者。得亦常失。亦常從後來者。得亦可失。亦可。惟此。秉彝之良心爲人之本心。而人失之而不自知。不自錯。所以可。嘆。

仁人心是二。是一。猶日之明耳之聰。謂明聰爲耳目所具也。可。謂明聰卽耳目也。亦可。

聖賢從事於學問。無非要求放心無他而已矣。如是解便不差。爲求放心而學問。則學非詞章記誦博涉泛濫之俗學。有學問。

以求放心則亦非異端不必讀書窮理只空守此心之求放心  
求放心謂不必讀書窮理者固不是謂專在讀書窮理者亦不  
是聖賢學問工夫自兼知行格物致知存養省察皆是學問皆  
所以求放心主敬與窮理兼說才是

前章小者就口腹言故說養後章小體就耳目言故說從口腹  
之欲亦可言從而養字爲切耳目却但可言從不可言養從則  
從其欲養則養其聰明養非不好字蒙引養以用功言從以成  
功言似未確用功成功就大體言則可就小體言則不可說統  
從其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其小體是任他馳逐兩從字義又有

別

思在臨几審慎如視則思明聽則思聰君子九思皆是所以慎  
動先立乎其大者孟子特補出主靜工夫要於耳目未交之前  
敬以直之使虛靈之本體常存是以事至而此心作得主宰一  
事一物罔不體察所謂定靜而後能慮也凡言慎獨必先戒懼  
言省察必先存養若不有這一段工夫在前則此心昏昧放逸  
體不立而用無以行雖思亦妄故此一句乃通章最緊要處  
修天爵以要人爵是本爲人爵而修天爵則得人爵而棄天爵  
棄之根早伏於修之日輯語謂因其可棄知其修時爲要吾謂



由其修時爲要知其得後必棄

爵係以天貴謂之良與人爵人貴固是殊途即使脩天爵而人爵不至天爵自是可貴因上章脩天爵而人爵從說是合一反於足已無待的道理似有所未足故又以良貴之不願乎外者見內重外輕之理聞譽雖自外來然以已之飽乎仁義而自施於身故亦爲已分上事而謂之良貴

艾千子曰一服一言一行皆如堯非易言之也乃憚舉而難言之耳愚按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就粗淺處說與上文豈以不勝爲患末節道若大路然皆是對針

若說難了。反失立言之旨。

存疑。夫道若大路。須放開說。不止上文孝弟。故註曰。性分之中。萬理皆備。愚按。註明言事親敬長之間。則道自應切。孝弟說性分之內。萬理皆備。孝弟非性分內事乎。隱處發見亦正。就事親敬長間。此理從性分中發見出來。對付曹交淺陋人說話。上文既從堯舜之道約歸到孝弟末後。不應又放開去。

五霸。趙氏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丁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集註並存其說。未有定論。按應劭風俗通。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

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朱  
子語類楚子侵中國得齊桓與之做頭抵禦過住他齊桓公死  
又得晉文公攔過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獨稱齊桓晉文而  
他國不及焉蓋宋襄本不成爲霸楚莊則晉王猾夏而已惟秦  
穆公誓師悔過稍爲能自樹立而功業終不及齊晉然則丁氏  
以齊桓晉文與昆吾大彭豕韋列爲五霸而不及秦穆宋襄楚  
莊宜矣

則有讓讓字註以爲責則只以言詞詔令切責之也或謂從上  
文慶以地推之讓亦當以地言但下文再不朝則削其地以削

地正不朝之罪則讓之不以地可知

所謂逢君之惡自不一端然舉其重者當指下章我能爲君辟  
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兩種人而言一是爲君富國一是  
爲君強兵只我能爲君四字便見是逆探君意而成之

引其君當道志仁或側重志仁或側重當道雖各有意義然不  
如以當道收繳不過制以志仁收繳不殃民回應上文爲全章  
結束

條辨起結兩吾子過矣但就丹之自以爲愈禹而申斥之愚按  
士子過矣言丹自謂愈禹之過下吾子過矣承以鄰爲整仁人

之所惡來。是言治水之過。兩過字不同。

君子不亮。亮字應作明字解。集註亮信也。與諒同。疑未是。蓋君子於事固貴有所執守。然必先明乎理。然後守得不錯。若非格物致知於理不明。則以應天下之事。全無依據。何能有執。卽執亦定多差誤。按亮子見於尚書舜典曰亮采惠疇。臯謨曰亮采有邦。周官曰寅亮天地。皆訓明字。不當依說文謂古無亮字。與諒字通也。

傳說以下諸人。皆言舉舜。獨言發說統發者。奮起由已舉者。甄拔由人。固是。又謂此君相之別。或未然。舜之始奮也。亦只相堯。

惟其有聖人之大德。天若爲舜特破一格。俾至德之光華自然騰達。乃至在位而爲帝。所謂發也。舜典元德升聞。升聞二字卽發字之義。

書說命武丁旣免喪。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審象旁求。得說於傅巖之野。爰立作相。或言高宗於傅說已素知之。恐人不信。故托於夢以神之。此言非是。蔡傳以爲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至誠之心上格於天也。此章動忍增益。天於大任將降。默佑聖賢。始困而終亨。與高宗之思賢而夢說。原只一理。然繪象以求舉賢。以夢其事。甚奇。

易。滋。後。世。之。惑。故。孟。子。不。授。以。爲。據。只。言。舉。於。版。築。之。間。不。及。帝。賚。一。事。

膠鬲仕於紂爲商之賢臣。武王伐紂時。紂使候周師於鮪水者也。註言遭亂鬻販。文王舉之。蓋是舉而進於紂。如湯之聘尹。以進於桀。旣仕於紂。武王決無使叔且同盟之理。使鬲而受周之盟。是鬲有二心也。使武王而使與之盟。是教鬲以貳於君也。豈聖主賢臣之事哉。爲是言者。亦如孫武所云。商之興也。伊摯在夏。以伊尹爲反間。云爾。甚可怪也。

苦。餓。困。拂。固。天。之。造。就。聖。賢。亦。要。見。聖。賢。善。承。天。意。動。忍。增。益。

總○有○任○大○事○精○神○力○量○要○看○將○字○必○先○字○所○以○字○動○忍○增○益○須  
自○苦○餓○困○拂○中○出○聖○賢○處○困○履○危○自○有○一○番○憂○勤○惕○厲○工○夫○如  
玉○之○受○礪○金○之○就○範○一○經○琢○磨○鎔○冶○乃○愈○煅○鍊○得○潔○白○精○純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全○章○結○穴○是○當○下○立○言○本○旨○人○情○處○憂○患  
者○抑○鬱○無○聊○便○振○作○不○起○處○安○樂○者○恣○情○縱○欲○皆○偷○處○目○前○詎  
知○憂○患○乃○磨○礪○斯○人○之○具○而○安○樂○適○戕○賊○其○身○心○者○哉○說○箇○生  
字○令○人○於○憂○患○中○鼓○舞○作○興○說○箇○死○字○令○人○於○安○樂○中○心○驚○魄  
喪○一○以○爲○勸○一○以○爲○戒○也○

存○心○養○性○原○只○一○箇○道○理○存○心○卽○所○以○養○性○養○性○不○外○乎○存○心○



然此節存養對舉。却分開平說。存心自存心。養性自養性。存心在主敬。養性要循理。在聖賢能存心。固卽能養性。若如佛氏雖存心。猶不能養性。不得謂工夫只在存心。更無養性工夫也。立命者。天命在我。存則順。沒則安。完得義理之命。而氣數之命無權。則命自我立。

立命立其在我之命。是義理之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命字是氣數之命。然曰正曰順。受氣數仍歸義理上。

正命總在盡其道。盡其道。雖得凶禍。亦是正命。不盡道。雖無凶禍。亦非正命。立巖牆之下。桎梏而死。其爲非正命。固人所易見。

至。于。不。盡。道。而。行。險。徼。幸。亦。何。在。而。無。巖。牆。安。往。而。非。桎。梏。哉。  
大。抵。免。有。形。之。巖。牆。桎。梏。易。知。無。形。之。巖。牆。桎。梏。難。此。章。發。上。  
章。末。句。未。盡。之。意。似。降。下。一。層。而。警。世。之。意。倍。深。切。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公。都。子。章。承。上。弗。思。來。注。下。不。能。盡。其。才。  
重。舍。則。失。之。句。此。章。須。照。求。之。有。益。于。得。言。重。求。則。得。之。句。舍。  
失。正。與。求。得。相。反。相。形。惟。舍。故。失。求。則。自。無。不。得。

反。身。而。誠。重。誠。字。反。身。只。自。家。檢。點。此。身。不。是。用。力。字。與。湯。武。  
之。反。之。身。之。異。語。類。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  
之。然。亦。指。已。誠。者。言。下。文。彊。恕。正。是。做。誠。之。工。夫。

附訓爲益。本論語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句。附益固是愈富。然附字下又接益字。則附非卽益也。乃幫助他意。若此章附字是從外相加之義。附如衣之附於身。本非素有者。而忽來意外。疑不作益字解。

佚道使民。註謂播穀乘屋之類。原不泥。煞播穀乘屋使民當以築城郭治宮室用民之力。言所謂佚道者。如三時耕作。一時公旬。歲不過三日。擇可勞而勞。凡使民之事。皆有佚民之心。

王民皞皞。章首二節言王民氣象之大。末節方直言王道之大。然不是截然兩截。王民氣象之大。方正見王道之大。王者存神。

過化上下同流。卽在不怨不庸。遷轉不知之內。下節要從上節。摹擬想像而出。

所過者化。註引舜事。義猶未備。或問凡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較集註爲該括。

所存者神。集註以孔子立之。斯立等句。證明之。似與過化無異。因存神卽在過化上。見章意本是言王者德業之盛。放化神俱就及物處說。

不學不慮。發明性善之旨。戰國時人。但以氣質言性。謂仁義非性之所有。孟子故特提知能之良。喚醒當世。孩提知愛。少長知

敬卽此是仁義可知。仁義爲性所固有，亦人所皆有。達之天下皆同，卽中節兩無不字之意。良知知字雖亦是心有知覺之知，而知愛知敬則知覺在義理上，故以爲良知卽氣認理與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不同孟子之言性善以此。

其所不爲其所不欲，初心原是判然分明，略無疑似之見。貪冒之意，此固人之本心也，無爲無欲，只于當下持守得定，不爲轉念所奪工夫，最是直截。故曰如此而已矣。不是爲之欲之後，反求其本心而逆以制之也。一念之起，一事之發，須問是可爲可欲與否，否則一刀斬斷，此卽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見人總要

當幾果決

孤○臣○註○言○遠○臣○非○徒○來○自○田○間○非○親○臣○世○臣○之○謂○謂○纔○口○交○攻○  
羣○疑○衆○謗○而○君○心○疎○遠○如○楚○屈○平○之○類○以○其○獨○清○獨○醒○孤○立○于○  
朝○故○曰○孤○臣○以○其○情○睽○勢○隔○主○志○不○孚○故○曰○遠○臣○

孽○字○同○藥○木○之○旁○出○者○爲○藥○姜○媵○所○生○之○支○庶○亦○同○木○之○旁○出○  
故○謂○之○庶○子○又○謂○之○孽○子○

求○容○取○悅○取○悅○本○爲○求○容○故○阿○徇○亦○卽○逢○迎○之○意○集○註○于○下○節○  
言○小○人○之○務○悅○其○君○以○悅○字○該○容○字○總○註○容○悅○佞○臣○亦○渾○說○輔○  
氏○以○阿○徇○爲○長○君○之○惡○逢○迎○爲○逢○君○之○惡○則○容○悅○先○分○二○等○矣○

似不必。

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從萬物皆備於我。說來四端萬善命之自天。與人同具。倘在我者。虧欠了些。其愧忤何如乎。故須全得天之理。盡得入之道。然後能仰不愧。俯不忤。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定四海之民。定字中自有一番作爲。事業四海之民。所以不定者。或氣數之乖違。或人事之悖戾。有君子而易亂爲治。生民係焉。至於否已傾。屯已濟。治定功成。是聖人道濟天下之實事故。君子樂之上。章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者。王天下只勢分上事。到其道大行。民無不被其澤。亦便是性分中功業而。

猶云所性不存。張羽臣曰：事業在性中，性不在事業中。二語最明劃。

呂豫石論雞鳴而起。章爲字極喫緊。味雞鳴而起四字。這爲善念頭。直于一日所爲處看出。非空空存想也。舍躬行而但言存想。是爲僞學。問開躲閃路。所言固是。然所爲實基于念之所起。兩節皆以雞鳴而起四字發端。此正一日所爲立脚處。爲善爲利。念頭起處。聖狂只爭這些子。至微亦至危。故孟子特下一間字。欲人於此時。審別路頭。慎獨者慎此。謹幾者謹此。妙香詩曰：把牢不許偷關過。舜跖人禽辨已遲。蓋深有得于孟子斯言者。



也。

權不與中字對。權本是借用字，所以進退推移而審此中者也。人知執中無權，兩節重在權，却不是離中以為權。楊氏云：「隨以中行中因權立，所以貴權者，正是要識箇中也。」非權則失中，非中亦豈所謂權哉。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言飢渴之害，不但害口腹，且害人心。故下文直云：「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蓋人求免于飢渴，厭貧賤而貪富貴，是即飢渴為人心之害也。集註作「比照」，心為貧賤所害，猶口腹為飢渴所害，疑與本旨有異。

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本文人字是聖賢一輩人集註則過人遠矣。人字是平常之人。兩人字自異道理則同。能過于常人卽不憂不及聖賢。

伊尹放太甲於桐。故卽所以爲教時。太甲在諒陰。故營於桐宮。使朝夕與祖。基緒。相。依。興。起。其。善。心。所。謂。密。邇。先。王。其。訓。是。以。克。終。允。德。然。則。伊。尹。之。志。惟。知。格。君。心。之。非。而。已。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卽。伊。川。所。言。如。太。甲。終。不。惠。可。廢。也。亦。後。賢。推。論。及。此。在。伊。尹。當。日。只。知。成。君。之。德。冀。其。丕。承。基。緒。決。無。廢。立。之。見。參。於。先。此。之。謂。聖。人。之。心。也。

伐○檀○之○君○子○只○自○食○其○力○所○爲○不○素○餐○者○猶○小○若○君○子○之○居○人○  
國○也○是○國○之○君○用○其○言○便○有○功○於○其○君○是○國○之○子○弟○從○其○教○便○  
有○功○於○其○子○弟○不○素○餐○者○大○也○條○辨○以○爲○翻○轉○詩○意○是○孟○子○擔○  
當○世○道○語○其○子○弟○是○其○國○之○子○弟○統○上○下○言○之○不○止○其○君○之○子○  
弟○方○見○君○子○之○居○是○國○也○有○關○世○教○人○心○其○所○係○者○甚○大○不○當○  
以○自○食○其○力○繩○之○

尚○志○卽○士○之○所○以○爲○事○謂○士○無○事○可○見○只○尚○志○者○非○也○蓋○人○孰○  
不○有○志○人○皆○卑○汚○而○士○獨○高○尚○不○徇○於○時○好○不○狃○於○近○習○才○技○  
固○所○不○屑○功○利○亦○所○不○趨○兢兢焉持之夙夜者獨有其志直是

壁立千仞不肯一時放倒。須照下仁義說。居仁由義。其志卽其事。大人之仁育義正。實不外此。故曰大人之事備矣。

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此問。本只在臯陶見爲士者。法固不可廢。而勢有所不能行。以瞽瞍爲天子之父。故也是先有臯陶。雖欲執法。舜亦必禁之意。在故孟子一言。執之便曰。然則舜不禁。與非疑舜之不禁。正疑臯陶之不能執也。迨孟子告以法有所受。舜不得而禁。是所難者。又不存。臯陶而在。舜矣。然則舜如之何。桃應意中。覺得舜於此。實有無可如何者。豈知聖人之心。只循天理。雖處天下之至變。而歸于至常。

執者自執。逃者自逃。臯陶之守法。舜之愛父。正並行而不背。執之之字。言士之法。故可曰有所受。若以執。賤解。夫有所受之之字。又何指。

夫舜惡得而禁之。就舜說不。就臯陶說法。本於天禁之。則遠天法。立於聖禁之。則悖聖夫。有所受之也。是從舜之心。見得士師之法。有所傳受。故不得而禁。若就臯陶說。謂舜雖禁。臯陶猶必執。是士師敢於抗天子之命也。亦萬無是理。

范齊邑趙註。王庶子所封食也。本無據。釋地云。當時最多交質。子意。王子出質敵國。路經于范。遂與孟子適相值。未可定。此尤

穿繫自范之齊本就孟子說以其從下邑之齊將至齊都而遠見王子故曰望見王子在齊不在范也不然當云自齊之范矣否則直云於范望見齊王之子之齊字曷用乎范固不必王子封邑故亦不是王子在范而望見集註但言齊邑最實最活最精細不當議其略也

形色天性也是卽形卽色皆有所當然與所以然之理在告子食色性也是遺棄道理食色卽當性與此自異

引而不發是教者旣啟其端以下要人自去領會却不容說盡物愛之而弗仁民仁之而弗親親當施之於親也惟先親親厚

其所當厚不以同於民物而卽爲仁民愛物之本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輕重厚薄之差先後緩急之序朱子解孝弟爲仁之本謂第一坎第二坎第三坎又曰如木之有根有榦有枝葉兩喻自是此二句確解而此二句又卽孝弟爲仁之本註脚

武成以武名篇是武王伐紂歸而告成功於廟取止戈爲武之義如所謂偃武修文放牛歸馬正作書本旨孟子所取二三策此意自包括在內程子專以奉天伐暴反政施仁言者爲照下仁人無敵說也然亦疑意有未盡

有人人字指吳起孫臏之屬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是導君以  
與兵構怨之事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糜爛其民而至肝腦塗地  
皆此等之人爲此等之言濁其毒而貽之禍也故以爲大罪  
仁者有生之理就性分上說道則見於倫常日用之間就行事  
上說仁本在人以仁之理從人身上發現出來則謂之道是勉  
人盡道以盡仁意  
士憎茲多口言惟士人道高德修爲流俗所疑忌而憎惡茲其  
所以多口也憎就心上說憎字不從上而從心不應作益字解  
趙氏之說恐未確且使茲字無着落



陳臻意中所爲不可。是恐王之不從所請。孟子意中所爲不可。是斷以義之必當自止。

孟子言性言命。固專以義理爲主。此却從氣質氣稟分別出義理來。性也命也。一頓有命焉。有性焉。一轉自剖。替分明。有命則定之。自天人有不能違者矣。有性則盡之。在我天有不能限者矣。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再找上一句。一刀兩段。使氣質氣稟之說牽混淆亂不得。而吾性命之旨乃獨伸于天下。

論語美善字善爲美之實。此處善美美又進於善。善固志仁無惡美則其所有之善更充足飽滿。到精微純粹地位。

樂正子善則有餘信則不足故曰二之中又以爲四之下者不  
是。抹。倒。正。子。正。是。鞭。策。正。子。書。曰。若。升。高。必。自。下。惟。於。四。者。之。  
下。有。立。脚。處。然。後。可。循。序。以。進。而。造。其。極。

土地生物以養人政事所以安撫其人民三者之中人民其尤  
重歟。

才與道比則道大而才自小惟未聞大道所以謂之小有才存  
疑小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其軀若有大才而不聞道殺其  
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伯是也此似可商商辛智伯自用其才而  
亡國破家亦小有才耳若所謂大才者如帝世禹皋商周伊呂

旋乾轉坤之業。經天緯地之能。本於才。實本於道。道大而才亦大也。未聞道則有才。反不如無才矣。

此章重達字。充字與前無爲無欲章義略有別。前是誠意工夫。卽其所不爲所不欲。初心保守之。只當下要把持得定。斷然無爲無欲。不落轉念。卽是仁義。此重擴充工夫。由其有不忍有不爲。端緒拽轉來於他事。要推擴得去。亦如是不忍不爲無少欠缺。而仁義不可磨用。

論語畏大人畏者。非徒畏其人。是奉其法。此云藐之者是藐其勢。非忽其人。如堂高數仞之類。我得志弗爲。是所以能藐之故。

却○又○云○在○我○者○皆○古○之○制○此○制○字○是○禹○湯○文○武○周○公○自○古○聖○賢○所○定○之○法○守○之○而○不○敢○過○亦○卽○所○爲○畏○大○人○道○理○正○不○相○悖○口○鼻○耳○目○之○欲○從○氣○質○上○來○卽○氣○質○之○性○故○爲○人○所○不○能○無○語○類○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亦○以○其○生○來○便○有○是○欲○也○但○任○其○主○張○卽○爲○累○於○心○體○故○當○寡○之○寡○欲○做○存○養○工○夫○入○手○處○理○欲○五○爲○消○長○人○心○退○聽○一○分○則○道○心○充○長○一○分○

呂○氏○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申○之○曰○惟○欲○之○易○染○心○之○所○以○難○持○故○養○心○莫○善○於○寡○欲○

莊○子○子○桑○戶○死○琴○張○臨○喪○而○歌○集○註○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

者以類推之。檀弓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亦不必確有其事。蓋其所以謂之狂者在志。大言大動。稱古人原不必引此以爲證。

言大木於志大特。提明其志於嚶嚶二字之上。見聖人所取自在其志。若鄉原譏狂者。則沒却其志而惟以言矣。

王陽明曰。不掩其言是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見其光明正大。全不自家掩護也。此正與鄉愿之深自蔽藏者相反。倘實不能副其言。而必欲遮遮掩掩。自爲覆慝。則便非狂者真面目矣。君子有維持世道之責者。反經必本躬行。建中表正。錫極綏猷。

以。身。立。之。標。準。而。又。有。禮。樂。刑。政。範。斯。民。於。大。中。至。正。之。途。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君。子。固。當。就。在。上。者。言。然。聖。王。不。作。邪。說。誣。民。聖。賢。自。當。以。扶。翼。人。倫。爲。已。任。與。天。下。剖。別。一。番。蓋。上。有。其。人。則。經。綸。大。經。權。歸。若。相。上。無。其。人。則。昌。明。正。學。道。在。師。儒。君。子。必。兼。在。下。位。者。方。備。孟。子。一。生。閑。先。聖。之。道。闢。楊。闢。墨。使。邪。說。者。不。得。作。皆。反。經。而。經。正。之。事。此。節。書。當。與。好。辨。章。參。看。

存。心。章。以。周。公。繼。舜。禹。湯。文。之。統。而。此。不。言。周。公。者。語。有。互。見。非。周。公。不。得。與。見。知。之。列。也。

孟子。口。中。若。以。見。知。自。居。意。中。却。以。聞。知。自。任。然。而。無。有。則。亦。無。有。又。兩。不。自。居。而。以。俟。後。聖。於。無。窮。此。正。繼。往。開。來。之。意。見。知。聞。知。自。重。聞。知。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本。皆。聞。而。知。之。也。集。註。引。林。氏。於。側。重。見。知。處。所。以。節。去。

四書解頌言補編

袁檢齋云爲仁之仁當作人卽章首其爲人也爲人二字愚意不然或問云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從根幹達於枝葉流通該貫有生字意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若作人字謂爲人之本雖亦有解而義已盡於上節不好犯亂不惟窄狹了孝弟分量且覺上二句可刪所以先儒都無是說惟依本文仁字民胞物與道理甚大而爲之必自孝弟始見孝弟爲學者所當務纔得孝子立言之意



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矩卽心心卽矩。理與已合而化之也。如鄉黨一篇見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豈是有心如此大賢以下。雖能不踰矩而未是從心所欲。若老莊之自然。佛氏之無相。自謂從心所欲。却又不能不踰矩。惟聖人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已山云。下三字須緊粘上四字讀極是。

顏子不貳過。韓子以爲非發于行。彭子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卽冰釋。不復形于心術之間。說更微矣。然念慮亦仍就心上說。集註。過于前者。不復于後。則是言形見之過。又是不同。韓子程子之

意蓋謂心過小身過大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顏子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後心上猶有絕續痕迹也朱子則據問仁章克己已字  
夫子以視聽言動之非禮說故註云己者身之私欲也就顏子  
地分心體上自刮磨得潔白乾淨無纖毫疵累此其立說之所  
以稍殊。愚按心者身之所生心有間斷是以視聽言動檢點偶  
有不到而謂之過不得謂心之必無關於身身之必無關於心  
語類有一條云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取  
耳疑朱子亦此意。

率我信道不篤固是當前受病處然惟見理不明故信道不篤

如所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君子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正由平日致知格物窮理工夫得來。夫子以君子舉示。卽教宰我以窮理爲務。

子不語章外註引謝氏之說。條辨謂本文只說不語者在此。未說所語者在彼。記者却從所語看出。夫子所不語卽謔家反托法。此吾黨留心嗜學善觀聖人處。

仁本在我。離而去之者。心也。放是心之放。非仁有出入。故反而求之。卽此而在。集註以在字解至字最的。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在下位者言。當安于下之分。不可干預。

上之政事。范氏言上不侵下。或問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不可相踰。聖人之言本無不該。推論自可。然非正旨。

寢衣三節。因孔子衣服之制而類記之。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名。但果是被何獨齊時始有講之。寢衣雖用之。寢應略如衣服之制。而與被稍別。狐貉以居。滿異元言。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私居。又與藝裘複居。卽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交茵暢轂。文茵卽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愚以此爲得其解。蓋古人席地而坐。冬月天寒。故以狐貉之皮爲坐褥。居字確以字益有力。

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蒙引云：我所以施于人，如謀欲其忠，交欲其信，人所應于我，如愛人不親，而不責其不親，禮人不答，而不責其不答。在人已交際上說，體註亦謂此節語氣，只就涉世上講，並失之粗。因看重末句，似上句道理，只爲遠怨設也。依集註責己厚，是求其知，求其行，反己責躬，學問自修之事，責人主立教說，薄者謂以人治人，不責以所不能知，不能行，聖人口氣，豈得說向粗淺處。

六言六蔽。體註謂心爲仁，知信直勇剛所蔽，最爲悖理。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此不是蔽。蔽因不好學而仁知信直勇剛之理。

如有物遮了。是蔽那仁。知信直勇剛。

聖經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誠意工夫。原與致知相連屬。而傳文不帶致知說者。語類致知誠意。是大學兩箇關。致知。夢與覺之關。誠意。善與惡之關。過了致知一關。又是一關也。故又以爲轉關處。王姚江云。致知是誠意工夫。此不惟舍格物以言致知。與朱子異。亦可見其于誠意工夫。有未盡處。蓋姚江以致良知立教。求知于心。只還其虛靈有覺之體。便謂知無不致。亦便謂意無不誠也。宗姚江者。既不知其非。闕姚江者。亦未推論及此。予固不識誠意。但卽以致知爲誠意。竊亦知其不可。如又言博文。

是約禮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凡所爲簡易直截者。並夫之疎略舉一可以類推。

道之不行。不明。夫子互言之。章句推言所以然。不行由于不明。不明由于不行。蒙引云。知者過之。愚者不及。猶有知在。所以說不行爲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猶有行在。所以說不明爲切。殊失本旨。彼愚不肖之不及。知不及行者。固無論。知者知之過于道原。不知賢者行之過于道固。不行也。知行相困。不行從不明。勘定不明。從不行。看出此不行。所以屬之。智愚不明。所以屬

之賢不肖也。

夫。婦。之。愚。不。肖。道。可。與。知。與。能。者。道。不。可。離。一。倡。隨。出。入。飲。食。日。用。之。事。無。非。道。也。章。句。近。自。夫。婦。居。室。之。間。語。自。該。渾。史。氏。主。形。氣。交。感。言。則。泥。而。鑿。矣。

微。罪。行。語。類。以。其。不。致。燔。爲。得。罪。于。君。微。罪。屬。聖。人。文。集。亦。云。孔。子。自。謂。是。因。聖。人。用。意。忠。厚。又。透。過。一。層。說。然。與。下。文。不。欲。爲。苟。去。稍。不。合。集。註。却。不。如。是。解。不。以。女。樂。去。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以。燔。肉。行。是。不。爲。苟。去。蓋。不。致。燔。見。君。相。只。小。小。過。失。所。以。爲。微。罪。然。在。孔。子。亦。可。以。去。而。非。苟。去。但。當。依。註。不。必。求。



深。